

滌這個不正常的人

睇

一、寫作計畫

「滌這個不正常的人」，寫的是我弟弟。弟弟是一般人眼中的啃老族、繭居族，大學畢業後長期失業，在家十幾年。他不工作也無法工作，也沒有朋友。十幾年來他繭居在他自己的房間，靠著母親供養他。他像是一尊佛被養著，什麼也不做，他不洗衣不打掃也不跟他的爸媽互動，爸媽跟他說話像是對著空氣說話，喔不，是對著佛說話。對佛說話你怎麼能期待他有回應呢？你要能自己讀懂他的心思，你怎麼能期待佛跟你說話？

對佛來說沒有父母，親情的牽絆是不需要的。但同時他又靠他們養著，他沒有辦法自己活下去。

佛不說話，但佛會生氣。他是一尊會生氣的佛。他討厭髒，從空氣的髒到噪音的髒到冰箱拉門的手把到電梯的按鈕……喔不，他不可能會去按電梯，他無法跟人共處在同一個密閉空間。而他最討厭的，是人性的髒。

所有人性的髒他都討厭，他都無法接受，自私自大自滿自傲虛偽矯情小人小氣貪婪……，這個世界，他看到的似乎只有髒。

我叫他「滌」，取ㄉㄨㄣˊ的發音，取「洗滌」的意思。滌覺得這個世界都髒，他不要跟這個世界有關聯。但

是他又不能去死。

滌只跟我說話，並不是因為我是他的姐姐。我只是一个他恰好願意跟我說話的人。但是跟他說話很累。而他也不總是願意跟我說話。

每次回老家，我總可以看到一個黑影在房間裡晃動，然後門就關起來。門關起來，代表不能有人去打擾他，他不打算跟任何人說話。

有一次我問滌，我說，你又乾淨到哪裡去？

滌說我沒有比較乾淨，所以我在房間裡。

但滌還是有出門的時候。他不坐電梯，他走樓梯；他不坐公車捷運，他走路；他不背包包，他只用雙手提東西。他與人保持他認為的安全距離，他與人的距離不會相近到三公尺。如果有人朝他的方向走來，他一時閃避不及他就會後退，但他是面朝那個人，像是探戈的舞步，後退；那人這時如果突然轉彎，滌也會跟著轉彎，像是在跳舞。

他無法讓人走到他的背後，他無法背對別人。

每當我與親近的朋友說起滌，朋友們多半會試著尋找一個容易理解的定義，所以你弟有恐慌症？所以他有強迫症？他是亞斯伯格嗎？他是自閉嗎？他真的能從五樓聽到一樓的聲音？那是幻聽吧？他可以在十秒內記下飲料的成分標示？他無法工作應該是反社會吧？他有沒有去看醫生？

我媽對我弟，已經從原本會要求他找工作，到現在只求他在家時不要大吼大叫。我爸則是不想關心也無從關心。而我，每幾個月回老家一次，一次兩三天，無法久留。有時能跟滌說上話，有時沒有機會。

「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？」爸媽經常這樣問，而我自己有時候也會問。但其實我並不是想去找出「問題」，

因為不可能找得出來，不可能找到「因為是這個，所以滌那個樣子」的那種問題。那麼，我想找的是什麼呢？我也不確定我想找的是什麼。但我發現，在書寫、回溯的過程中，有些東西我從前不知道也沒看見，但現在看到了。我是不是清楚明白？這很難確定。好多東西都好模糊，好多事物都極難理解。

與其說這是一個寫作「計畫」，不如說我把這當作書寫我弟的開始，接近我弟的開始。這開始很不容易，因為當中還包含著情緒，因為有時候我根本不想跟他說話。但在某次跟滌衝突之後，我將那次的過程與對話寫下，我感覺自己似乎比從前更了解我眼前的這個人。這個在旁人眼中，在社會上被視為「不正常的人」，我看到的不是他的不正常，我看到更多的是，人們面對這種「不正常」時的反應。

人們害怕不正常。而我也。

這個還沒有被寫成的東西，我認為它是小說？還是散文？老實說我不太確定，我不曉得該怎麼定義。但我想起滌說的，「你怎麼知道你寫的是真的？是正確的？」那麼就小說吧。我可以不用顧慮我的記憶是否真實。最後回到「計畫」。這個書寫計畫根本無從計畫，能做的只有去寫。事情正在發生，我得等那還未發生的，會跟我說什麼；而已經發生的，我能做的就是去回憶他。我正在回憶我與滌的許多對話，我與爸媽的許多對話，但我不確定我的記憶是否可靠。

在回憶的過程中我才發現，我以為我忘了很多，原來我記得不少。目前寫下的一萬三千多字，坦白說是想到哪就寫到哪的，脈絡不盡清晰。但我盡力把記著的先寫出來，我發現能寫的比我想像中的多太多。然後我也發現，從前我認為我跟滌是完全不一樣的兩種人，而我們竟然有非常類似的東西。

二、附件

個人簡歷及作品目錄、〈滌這個不正常的人〉試寫作品（存目）。